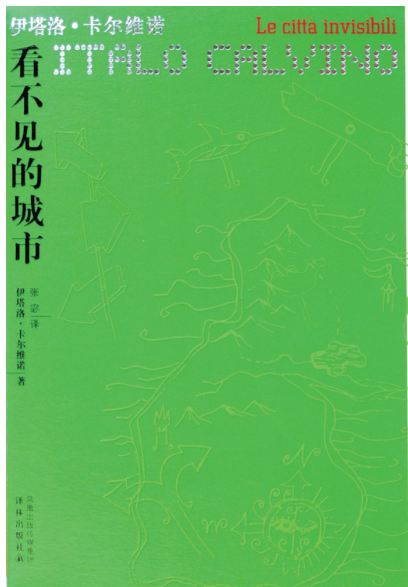


与卡尔维诺的一次闲谈

王光龙



《看不见的城市》
[意] 伊塔洛·卡尔维诺 张宓 译
译林出版社

虚无：《看不见的城市》

端儿嚷着要看《看不见的城市》，我犹豫。卡尔维诺不是常人，文字虚无，思想虚无，人也趋于虚无，这本书亦然。

两个人的谈话录，马可·波罗和忽必烈。一洋一中，一说一听，一下一上，平衡如木匠的墨绳。马可·波罗呈上的贝壳、椰子等境外之物，像是来自大荒之地。指物说行藏，如同小儿看图说话，篋匠编箩筐，顺着纹理就不会太过于偏离正规。不过，马可·波罗更高明些，云山雾海，篇篇不重样，他若是生在中原，在勾栏瓦肆里做个说书人，定能赚个满屋的吆喝声。他口中那些充满欲望、记忆的城市，也大多是一个个符号、名字而已，同样有着熙熙攘攘的贸易和生老病死的轮回。他眼睛看到的近处之城和指向天空的远处之域，或轻盈若羽，或隐蔽似影，或连绵如山……浩浩乎冯虚御风，野马也，尘埃矣，桃花源里的人家。马可·波罗说得玄之又玄，空空如也，虚无如方丈瀛洲，月迷津渡。忽必烈翻开地图册，将信将疑。

虚无，是个好词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亦真亦假，太虚幻境走一遭，碧落黄泉求见太真仙子。凡事不能太实，如木沉水，只听得“咕咚”一声，微波荡漾。虚无，雾里看花，秤杆挑起红盖头，朦胧中自有别样美。

在元大都的后花园里，忽必烈和马可·波罗正在下一盘棋，而卡尔维诺是笑而不语的观棋者。这个老头，贼得狠。

悬空：《树上的男爵》

《树上的男爵》，名字好，故事好，主人公的个性不太好。柯希莫并不是个乖孩子，怕是没有受过庭训。他赌气逃窜到树上，如猿，巢居似先民。在树上，摇摇坠坠跳跳跃跃攀援躲藏，如履平地，为地上的人类奔走相告，在树上拓宽他的领域。终于，版图延伸到无树之地，他或许打算成为树上的寡人。

站在树下，可看天，看云，看禽鸟啁啾，看果实摇坠、花儿吐蕊，看众神在奥林匹克山上博弈或决斗，看一个孩子如何爬上树并就此走远。柯希莫选择藏身于树上，上帝视角，识遍奇花珍木，和鸟兽为邻，与风雨为伴，在林间尝试爱的禁果，在树上成了一位先知或野人。他一身草木香，却不识泥土味。他悬空着，两脚空空，两手空空，两眼空空，脑袋也空空。他成了一颗悬空的果实。谁又不是悬空着呢？梧桐深院锁清秋是空；

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空；鸟鸣山更幽是空；大雪满弓刀是空；城春草木深亦是空。悬空似入定，如卵生于天地间，蜷缩状，混沌一如太初。问君何能尔，色即是空。世间何曾有净土？皮囊而已，空空如也。

柯希莫在树上走得太远太久了，他的双脚退化，柔软似璞，目光如夜泉，最后像蝴蝶一样飞走了。他离开了树上，却依旧悬空着去了未知的远方。

幼年时爬树，母亲在树下喊：再不下来，我们就要吃饭了。这是一种命令，也是一种妥协。

裂变：《分成两半的子爵》

半个人如何还乡？你爬上城堡的葡萄架上，远远看见海边来了一艘帆船。打南边来了半个骑士，像是半个影子，那是你从战场上生还的舅舅梅达尔多子爵，整个山谷沸腾了。

半个人，或好或坏，或阴或阳，或左或右，孪生兄弟，镜子两面，磁铁两极，如蚕蛻茧，鱼离水。苹果被虫蛀了，切掉还是扔掉？扔掉可惜，切掉是否能药到病除？坏子爵畸形的爱情观，冷漠的亲情观和报复性的支配欲在他的周遭蔓延。人们期待另一半子爵的出现，如期待神灵的降临。好子爵悄悄回来了，殷勤似剑，善良如刀，水至清，人至察，没有恶意的好人往往让人避而远之。好与坏，终于决斗了。胜负早就已经不重要，上帝和撒旦的真实面目谁曾见过呢？半个子爵两败俱伤后融合成一个矛盾体，你看到“双头雅努斯”的哪一面？

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分分合合中我们成了乞求衣食的黔首，糊粥终究坐不了凌霄宝殿。去了刺的玫瑰少了诱惑，半个子爵像个顽童，或善或恶，孟子和荀子的后裔们争论了千年。单调总是会迎来不适，追求完整的人类困于强迫症的莫比乌斯环中，中庸才是生存之道。半个子爵是驱散不了的影子，阿Q活得比谁都自在。

你准备乘船逃离此地，把你前半生的故事交给海平面。但是，你身体里另一半是否愿意？弗洛伊德挠下一桌子的头皮屑，终于释然了。

无论你信与不信，成佛之前我是一个屠夫。

皮囊：《不存在的骑士》

我曾经以为爱情就是技术性的肉搏或者柏拉图式的臆想，直到我输给了一副雪白锃亮的盔甲，我才明白，爱情和皮囊无关。

我该如何证明自己是真实的存在？爱情，战争，封号，姓名抑或仅仅只是一副受人敬仰的皮囊？软塌塌的，毫无人性的，空荡荡的，冷冰冰的，一副根本就不存在的皮囊带领着库瓦尔迪亚的百姓和圣杯骑士战斗，这是一场关于信仰的胜利还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意淫？

穿上骑士的皮囊，没有人去追寻你究竟是马夫古尔杜鲁还是武士朗巴尔多，我们不需要也不愿意也不敢看清你真正的面目。我们在崇拜着一副皮囊，庙里的泥胎，高高在上，只需要下跪，低眉磕头，筵豆簠簋，祭拜着人类模样的神灵。求神？求人？求己？心想事成了我们就会顶礼膜拜高高在上的皮囊，愿望落空了我们就会举起戈矛捣毁泥塑的神像。

王侯将相，阍隶驸卒。取下玉藻，穿上皂衣，孰高孰低，孰贵孰贱？我们只需要一副皮囊。列子御风而行，戴宗控神行甲马于双腿而日行八百里，谁能无所待。你是谁？灰尘还是蝴蝶抑或是庄周？

我们有多少人痴迷于一副皮囊，阿季卢尔福仅仅只是一个符号，盔甲也只是一堆快要生锈的废铁。你是布拉达曼泰也好，修女也罢。你是风，是云，是衣裳，是草木，是人类或者是牲畜……这些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

我爱着你的肉体，却恋着另一个人的灵魂。你说，这到底算不算爱情？

英文小记

程明清

这篇“英文小记”，不是写我如何学英语，而是记一个人。英文者，方英文也。

方英文，陕西镇安人，著名作家、书法家。他是作家里的名书家，书家里的名作家。儒雅俊朗，书文兼美，博雅通脱。著有长篇小说三部，依次为《落红》（主人公叫唐子羽）、《后花园》（主人公叫宋隐乔）、《群山绝响》（主人公叫元尚婴），你看这主角名字依次是唐、宋、元，下来该姓明、姓清了吧？那正好是我的名字！所以我特别希望他继续用生花妙笔再写出两部更惊人的长篇小说来。

方英文另有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若干，都体现出他独有的风格：简朴奇崛，幽默俊逸，摇曳多姿。

方英文先生长期坚持毛笔写作，《群山绝响》30多万字，全用毛笔写就，这在当代文坛着实少见。他外出乘飞机坐火车，随身都带着毛笔、墨盒写日记。那一页页一卷卷淡雅清新的宣纸本上，写下他那遒劲隽秀的小行草、妙文章，满纸烟霞，风雅养眼。

我最早读到方英文先生的文章，是他发表在1991年12月4日《文汇报》上的《拜丈人》，读时笑得我喷茶喘气。现录其中一段：“丈人家的院子比较开阔，一簇桃花喷火吐霞，小风一吹，落英如雪。只见堂屋里一个墩墩实实的男人在自斟自饮，也没下酒菜。她戳了一下我的背：‘咱爸’。我正要扑上去大喊，却见厨房走出个慈眉善目、瘦高个子的老太太——手端簸箕，朝外倒菜叶子。我猜这必是岳母了，忽地气沉丹田，蹦出一个字正腔圆、掷地有声的字眼：‘妈！’结果是很悲惨的。岳母一吓，手里的铁簸箕丢了，咣咣一阵乱响……”拜读了这篇文章后，套用今天的一句话，我从此成了一枚铁杆“方粉”。

从此，方英文先生只要有新书出版，我是见一本买一本，逐字逐句，品咂玩味，欣赏不已。

方英文出版的每本书，都是字字珠玑，句句精彩，篇篇锦绣，读来总是趣味盎然，显然是下足了功夫的。如《偶为霞客》（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）一书，虽为游记，但写景较少，记人和物居多。记人多为贩夫走卒、底层小人物。述物亦是黄猫灰狗、田鸭河鹅之类。书前代序《明堂山记》里写道：

“五个老男人攀枝扪崖，嘘声喘气，却闻身后喜鹊叽喳。回首俯视，三个少妇，容颜各俏地，便让路青春。伊们皆笑，偏是不违礼仪。只好继续上进，身后哑然无声。老男人们心虚了，赶紧软身贴壁、双手擦路，请三丽先行。追随芳踪，居然个个来劲，不虚不喘了，前头叽叽喳喳，后面呵呵呱呱，丝毫没有掉队的意思。哎哟这有什么法子呢！少妇之魅，摧毁江山都不在话下；激励老男人登个山，不过是艳腰一闪，无意派生的效果而已。”

此段语词，俏皮水灵，读后忍俊不禁。书里《故园草稿》一文中有一小段文字更是妙不可言：“家门一开，俩猫，一白一黄，两个门墩上各卧一只。高门大户人家，卧狮子；农家院落，以猫护卫，算是各有风格。”此册游记，涉笔成趣，奇言妙语，不胜枚举。

方英文先生著述行文，真正做到了“四精”：篇幅精短，语言精准，行文精雅，谋篇精妙。这里引用评论家仵埂《关于散文创作的双向开掘与双向疏离》一文中的一段话：“对形成自我独特语言风格的追求，是所有作家值得花费气力的地方。陕西作家方英文，曾在写完一篇文章后，自信满满地对儿子说，你能在老爸的文章里挑出可以更换的字来，老爸奖你一字百元。他儿子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在一家报社负责新媒体的。的确，这位作家对语言极下功夫，也颇具收获，其文风极少欧化的长句式。”此见方英文先生语言修辞力求精准，阅读起来流畅自然，实为努力付出的结果。

